

蛾
術
編

蛾術編序

嘉定王光祿西莊先生撰著尚書後案、十七史商榷兩書，行世已久。又聞尚有蛾術編一書，凡九十餘卷，余前作文選旁證時，訪求之而未見。今年重至蘇臺，迕廣文青厓以校刊本來示，索爲之序。嗚呼！書之大端，同年陶文毅公論之詳矣，余復何贅？惟念是書光祿歿後，祕置篋中者且五十年，若隱若見，久未彰著。一旦得廣文參考鉤稽，若注家之有疏，足相發明，豈不大快人意！且光祿之以「蛾術」名其書者，亦自志其續學之勤而已。朝習莫益，真積力久。迄晚歲目盲，其功麤竟。是善學者如齊王之食雞，必取其跖數千而後足。而體大物博，或考證偶疏，則未免有之。夫泰山不讓土壤，河海不擇細流，偏駁之疑起矣，而海岱之高深自若也。王伯厚困學紀聞，後世頗多評論，或有蜉蝣撼樹之譏。然古人異同出入，相與有成，詎不足爲知者道哉！廣文此舉，將見光祿之書藉以傳，而廣文亦即藉光祿之書以傳。殆昔人所謂杜征南、顏祕書爲左丘明、班孟堅功臣是已。因書以復之。時道光辛丑冬，長樂梁章鉅序。

蛾術編序

著書難，著書而有人傳之爲尤難。余觀梁阮孝緒七錄所載當代名書，凡經典五百九十一種，傳記一千有二十種，子兵、文集諸錄四千六百七十九種，大率傳者少而不傳者多。世尠探奇嗜古之儒，勤鈔而寶護之，雖有八覽十志，不轉瞬而飽羽陵之蠹矣。嘉定王光祿著有蛾術編九十五卷，考據精能，搜羅宏富，久已推重士林，然未有刊本。吳江沈君翠嶺，風雅士也，探奇嗜古，孜孜不倦，既刻昭代叢書五百種，復以是編屬迕生青厓詳加校勘。青厓又于每段後加以按語，糾謬正訛，或反覆紬繹，觸類引伸，或討論精覈，明辨以晰，誠藝林快事也。余惟光祿之書，卷帙浩繁，非積有重資，不能鏤板，歲月既久，安知不煙飛塵散，而光祿一生之精力，不于是泯没乎！然則沈君之傳書，其功不在著書下也。又聞沈君將開雕長洲吳枚菴所選國朝文徵，而并爲之補其遺、續其後，以爲宇內大觀。余尤喜沈君傳書之志甚鉅，豈獨爲光祿一人幸哉！青厓，余壬午分校所得士，是編刻成，問序于余。余自慙薄植無文，而得附名此書以傳于後，亦何幸也。

道光二十三年歲在癸卯四月，固安楊承湛序。

蛾術編原序

稽古之難也，其始憚糾紛而未經博覽，其繼驚夸謾而未極精研，故必兼二者之長，乃可以言學。問觀諸子雜興，類各自立說。唐代如王氏撫言、封氏聞見記等，則掇拾遺逸，雖渺闊旨，而考證名物，往往取資焉。宋之夢溪筆談、容齋五筆、困學紀聞，爲近世所競稱，然尚苦未備。外此譌述益孤陋，或憑胸臆，多踳駁，識者譏之。迨我朝儒術彬蔚，事泝其原，理覈其是，駁駁乎最盛矣。嘉定王西莊光祿具通敏之才，早謝簪紱，矢志讀書，至老而忘倦。所著尚書後案、十七史商榷已風行宇內。又有蛾術編，網羅繁富，六藝百氏，旁推交通，靡弗洞暢。大抵先生之學，經義主鄭康成，文字主許叔重，宗尚既正，遂雄視一切。凡汗漫絕無依據之談，攻瑕傾堅，不遺餘力。案漢人傳授，皆號專門，尊奉本師，罔敢棄家法。異同之論，致煩天子親臨白虎觀稱制剖決。後儒作疏，亦墨守傳注，惟恐踰越，苟有乖違，胥加駁難。自世儒少見多怪，中實空枵，徒事縣測，妄生荆棘。一知半解，輒驚新奇，而此達彼室，失諸目睫，轉欲凌

蔑前哲，高自標置，終墮昏蒙。人復倚其後，蓋是丹非素，伊昔而然。然則持故訓以別歧趨正，賴先生爲中流之砥柱也。先生與同邑錢竹汀少詹齊名。錢務篤實，而先生淹貫有餘。既歿，徵行人史館，遂附少詹列儒林傳中，金匱珍藏，永垂不朽。茲編出，使先生生平含咀英華、張皇幽眇之能，較然尤共見。余詞垣後進，忝撫吳，適值刊編主者來問序，公暇竟閱，輒闡大意。弁其端曰「蛾術」者，先生自謂積三十年之功始克就。又戴記「時術之」，喻其功乃復成大垵者也。綴學之士，尚觀此而知所積以求其博且精矣哉。時道光九年歲在己丑仲春月，館後學安化陶澍撰。

蛾術編序

丁未歲秋，余司教松陵，適沈君翠嶺刻王光祿蛾術編成，屬余爲序。余惟光祿纂述之勤，與沈君流傳之意，序者綦詳。且經迮君青厓參校，博衍宏通，致爲精審，余又何言！第以愚者千慮，豈無一得，展誦之餘，略抒所見，順其篇章，條列于左，或可爲讀光祿書者搜討之助。如光祿謂易釋文引桓玄說。桓玄注易，從未見于他書。按釋文序錄易之注解傳述人，于荀九家集注十卷下列謝萬、韓伯、袁悅之、桓玄、卞玉等十人。而隋書經籍志有桓玄繫辭注二卷，是桓氏有易注，特今佚耳。論張衡、桓譚不信讖緯，據後漢書張衡傳注謂衡信緯，則譚可知。按藝文類聚引桓譚新論云：「明堂，唐虞謂之五府。府，聚也，言五帝之神聚于此。」此本尚書帝命騷文，見史記正義及索隱，是譚信緯之證也。謂群書引尚書逸文可疑及誤者，云史記河渠書首引：「夏書曰禹抑洪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陸行乘車，水行載舟，泥行蹈毳，山行即橋。」說文木部「櫟」下引虞書同。又云說文疋部引虞書曰「怨匹曰逋」，皆尚書逸文之可

疑者。竊意四載之文，本尚書家說。如說文日部引虞書曰：「仁覆閔下。」本古尚書說也。大部引詩曰：「不醉而怒謂之崑。」本毛詩蕩傳文也。引經師訓說而稱書曰：詩曰，許書每多此例，審是則河渠書之引夏書，亦猶是矣。至「怨匹曰逮」，據說文走部「逮」下云：「斂聚也。」虞書曰：「旁逖孱功。」又曰：「怨匹曰逮」。此「又曰」猶「一曰」耳。言「逮」義爲「斂聚」，又爲「怨匹」之稱，非承上虞書言之，許載之以廣異義。或「又」爲「一」字之誤，則二者均非逸書也。又云說文木部：「檣，木也。」書曰：「竹箭如檣。」子賤切。今無考。此亦尚書說也。禹貢揚州「篠簜既敷」、「瑤琨篠簜」，史記夏本紀引「篠簜」俱作「竹箭」，此非訓詁字，今文尚書如是。如檣者，蓋今文家說竹箭形如檣耳。檣之形狀未聞，其字从木，晉聲。尚書大傳說橋高高然而仰，梓晉晉然而俯，是晉有低小之義，則檣之从晉，不僅取聲。蓋木之低小者，竹箭之形似之，故舉以爲況，非逸文無以考也。閻百詩謂明嘉靖九年，后蒼從祀孔廟，戴聖以賊吏見黜。考漢書止言其爲九江太守枉法，夫枉法非受賊也。至鄭樵通志橫加以賊吏之名。明嘉靖間，張孚敬大正祀典，遂黜戴聖而進后蒼，此事之極冤抑者。閻氏素精考證，亦隨聲附和，謬矣。而光祿止極言后蒼非傳述禮記者，而于戴聖事竟不爲別白，豈亦以爲賊吏與？至論爾雅誤人，以爲周公、孔子、子夏合作。詩七月疏引鄭駁異義

云：「玄之聞也，爾雅者，孔子門人所作，以釋六藝之文。」此言蓋近是。光祿篤守鄭學者，竟未引及，若得此，則合作之說可以不發矣。若乃說文示部引周禮不在周禮中者，如示部「禘」下，「周禮曰五年一禘」、「禘」下，「周禮曰三年一禘」之類，此亦引周禮說而稱周禮者，如引詩傳稱「詩曰」，引古尚書說稱「虞書曰」之比。而光祿謂漢書藝文志有周官經六篇、周官傳四篇，無周禮。許自言禮周官說文序，不言周禮也。禘、禘等字下所引，許意約周家之禮爲周禮，非指書名，或所引即在周官傳中。今案許書肉部「岩」下曰「周禮有膳岩」，天官庖人職文也。邑部「崖」：「周禮曰『任崖地』。」地官載師職文也。刀部副下：「周禮曰『副辜祭』。」則春官大宗伯職文。弓部注：「周禮曰『天子六弓』。」則夏官司弓矢職文。是可證許時稱周官爲周禮，不得云非指書名矣。至「禡」下云：「周禮曰『禡于所征之地』。」光祿謂許引他經而亦稱周禮，意謂此本王制文也，不知此亦引周禮說。考許書引經傳，于今所稱十三經者不引及戴記、穀梁。其稱「禮曰」、「禮記曰」者，皆儀禮文。其引月令，則稱明堂月令，是所引爲明堂陰陽記中之月令，非戴記之月令也。「禡」下所稱非王制文可知矣。其論許書重出字云：「說文：『尿，或从木，尼聲。』」大徐以爲重出，以木部本有梀字，注云：「木梨，从木，尼聲。」故大徐以尿下重文作梀爲重出。」不知木若梨者，梀之正訓，而尿之或體作

梃，故許列于尿下，云「尿或从木，尼聲」，非重出也。尿爲絡絲簍柄，故易姤：「初六。繫于金柅。」荀爽、虞翻皆以柅爲絡絲具，以柅即尿也。若以爲重出，而易義遂不可通。坎：「九五。祗既平。」從說文作「禋」，訓「安」，云地道變盈而流謙，九五體坎互艮，艮止坤安，不至盈滿，因安致平，故无咎。象曰：「中未大也。」正美之也。按李鼎祚周易集解「中未大也」作「中未光大也」。虞翻曰：「體屯五中，故未光大。」是漢易「大」上有「光」字。「祗既平」之「祗」既用說文，于象傳則用王弼本，以爲「變盈流謙」之證，得毋不相符合乎？說文示部：「禋，禱牲馬祭也。」詩曰：「既禡既禋。」此引三家詩也。毛詩作「既伯既禡」者，與「禡」通，「伯」者「禡」之假借字也。王制釋文云：「禡，馬怕反。又音伯。」蓋古音讀「禡」如「伯」，故毛詩古文假「伯」爲之。傳云：「伯，馬祖也。將用馬力，故先爲之禡其祖。禡，禱獲也。」許訓「禡」爲「禱牲馬祭」者。周禮甸祝云：「禋牲禡馬。」杜子春云：「禡，禱也。爲馬禱無疾，爲田禱多獲禽牲。」許本此爲說。下引三家詩，見禱牲馬之「祭」字當爲「禡」耳。應劭漢書序傳注云：「至所征伐之地，表而祭之謂之禡。禡者，馬也。馬者兵之首，故祭其先神也。」蓋本三家詩說，與毛傳義合，則「伯」爲「禡」之假借無疑。「既伯既禡」，即「既禡既禡」耳，亦即「禡馬禡牲」耳。光祿以許所引爲毛詩古本，以

「既伯既禱」爲俗本，斥傳說爲謬，爲繳繞回曲，且曰「斷不可從」，由注經者泥于爾雅之文，皆釋「禱」爲「師祭」，不能確指其祭者爲何因，並不知「伯」即「禱」之假字，遂莫能通其義爾。晷从日，咎聲。謂咎非聲，以爲未詳。按軌从車，九聲。汎从水，九聲。咎、九同音。晷與軌、汎皆讀詭，不得爲咎非聲矣。蓋古音或讀咎、九爲詭，故从咎、从九之字音詭。轉音讀如高，故「咎」與「皋」通。皋陶字爲咎繇，馨、囊等字皆從咎得聲，皆讀高。而尻从尸，九聲，讀苦刀反，此其證也。周頌絲衣：「載弁俅俅。」許書人部引作「弁服俅俅」。以爾雅證之，此詩古蓋有兩讀，一讀「載弁俅俅」，故釋言云：「俅，戴也。」一讀「弁服俅俅」，故釋訓云：「俅俅，服也。」是知經字不同，自古已然。許所據同釋訓本，或三家詩如此。毛則同釋言本。「戴」作「載」者，古字「載」、「戴」通。皋陶謨云：「亦行有九德。」據亦爲人之臂，亦謂以九德扶掖其行，說極精確。然玉篇云：「亦，臂也。今作掖。」書云：「亦行有九德。」固以尚書之「亦」作「扶掖」解矣。顧氏寧人^(二)，蓋本尚書舊說。說文叙稱書孔氏古文，要亦不廢今文。如川部：「虞書曰『濬岐々距川。』」古文尚書也。谷部「岐」下：「虞書曰：『岐畎澮，距川。』」今文尚書也。何以明之？「岐」字重文作「濬」，云古文「岐」。「岐」字重文作「畎」，云篆文「畎」。从田，犬聲。則知川部所引者古文，谷部所引者

今文也。光祿欲易川部之「濬」爲「岐」，易谷部之「畎澮」爲「岐々」，謂許本云書用古文，唐人誤改爲「畎澮」，是泥于書孔氏之言，不知今古文之別。且易「濬」爲「岐」，于許氏明稱古文者反以篆文易之矣。易繫辭「揉木爲耒」，謂許書無「揉」字。書「柔遠能邇」，古人不加「手」。今考「揉木」之「揉」本作「揉」。說文火部揉下云：「屈申木也。」漢書食貨志用繫辭文：「作揉木爲耒。」是古本作「揉」，有其字矣。「揉」乃俗字。書之「柔遠能邇」，「柔」本訓「安」，與「揉」音義迥別，不得爲「揉」不加「手」之證。書梓材「至于屬婦」，說文人部引「屬婦」作「嫗婦」此亦今古文之異。光祿謂崔子玉清河王誄云：「惠于嫗婦。」嫗是妊身，婦是無夫，皆婦人之可憐憫者。今經作「屬」，「屬」音通「嫗」，則從說文作「嫗婦」正合。語殊不明晰。今謂古文作「屬婦」，與上「敬寡」爲對文。敬寡者，鰥寡也。古字「敬」與「矜」通，「矜」與「鰥」通，故呂刑「哀敬折獄」，大傳作「哀鰥折獄」。釋言云：「孺，屬也。」則「屬」即「孺」，謂孺稚也。此對文也。以今文作「嫗婦」言之，則謂鰥寡及妊身者。崔子玉「惠于嫗婦」之云，則合二句以成文。嫗謂嫗婦，婦即上敬寡耳。崔、許同用今文，不能強合于古文也。詩節南山：「天方薦瘥。」傳云：「薦，重。瘥，病。」許書田部引作「薦嶠」，說爲「殘田」者。此亦三家詩。漢書董仲舒傳云「周室之衰，

其卿大夫緩于誼而急于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歌之曰「節彼南山，維石巖巖」云云，是三家有說。此爲爭田致訟之詩者，則此言師尹何爲不平而致訟乎？天方重疊此殘蕞之田，因亂而失田者宏多矣。謂飢饉薦臻，爭田無益也。書無逸「祖甲」，鄭以爲「帝甲」，王肅以爲「太甲」，謂王爲妄。按洪适豈釋載熹平石經尚書殘碑，于無逸篇此節有「或怨肆高宗之享國百年自是厥後」十四字，云此碑獨闕「祖甲」，計其字當在中宗之上，以傳序爲次也。按漢書韋玄成傳王舜、劉歆毀廟議云：「于殷，太甲曰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爲無逸之戒，舉殷三宗，以戒成王。」亦以祖甲爲太甲，序在中宗之上。是今文尚書其在祖甲節，在殷王中宗前，古文則在高宗下，是其簡冊之異。王以帝甲非令主，故用今文說注古文，又順古文節次，因爲先盛德後有過之說。肅雖亂經，此注要不爲妄。史記各國世家，事每有與左傳異者，所謂「網羅放失散逸舊聞」，不必盡同左氏也。光祿謂史遷不得見左傳，故事多與傳不合。夫世家叙事，多有直書傳文者，豈不得見左氏乎！其報任安書云：「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其見傳可知。且左氏獻自張蒼，于諸書爲最先出，史遷安有不見者？鄭注論語，子禽爲孔子弟子，集注引或曰：「亢，子貢弟子。」謂或見其問子貢子爲恭也，遂妄爲此說。然天下安有弟子以其師與同學絜長較短，且謂師不賢于同學者？則或說不爲

無因。要之問子貢者，一子禽，一陳子禽。子禽爲陳亢，陳子禽非陳亢也。漢書古今人表分陳亢、陳子禽爲二人，自有所本。據鄭檀弓注，則陳亢爲齊人，陳其姓也。陳子禽蓋陳人。疑子在陳時，子禽見子貢恭于孔子，故有是言。書陳子禽，所以別于陳亢之稱子禽也，猶書衛公子荆、衛公孫朝之比。以魯有公子荆，曹有公孫朝，故書衛以別之耳。至謂劉向爲西漢俗儒，其書傳世甚多，皆鄙俚而附會。夫劉向校書天祿，每一書已，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後代目錄之學所由昉。向非中壘，則經典日就湮沒耳。且其所上章疏封事，原本經術，即賈、董無以過。至新序、說苑、列女傳諸書，博采傳記，以爲鑒戒，尤具深心，而遺文逸事，多賴以傳，足資考證。謂之鄙俚附會，是其立論不無少偏哉！凡此所云，皆承沈君不廢異同之意。署冷官閑，書籍不備，僅陳梗概，不盡所知。世有好學深思之士，由迕君參校更爲推闡，如箋注困學紀聞之例，則于鄙說或有取焉。丹徒趙彥修撰。

【校記】

（一）「寧人」，世楷堂本原作「梁人」，今據文意改。

（二）「三宗」，世楷堂本原作「二宗」，今據漢書韋玄成傳改。

蛾術編凡例

一、是編原本九十五卷，今止校刊八十二卷。尚有說刻十卷，詳載歷代金石，已見王蘭泉先生金石粹編，無庸贅述。說系三卷，備列先世舊聞，宜入王氏家譜。

一、作易注者王弼，造書傳者梅賾，固屬經中之蠹。是編專主鄭學，無怪其冰炭不相入。然崇信徐遵明爲大儒，而謂公羊疏出其手，亦恐無據。又歷譏杜元凱剽竊，蔡九峰妄繆，未免出言過分。諸如此類，今爲稍圓其說。

一、近時譚考據者，前以顧亭林，後以戴東原兩先生爲最，學有根柢，言皆確實。是編務必力斥之，斯乃文人相輕之積習，今從節。

一、是編徵引浩博，今將各書原文校對，有先生所引而原書并無者，如南齊陸澄傳與王儉書之類。有原本現在而先生未見者，如宋禮志高堂隆之類，今特一一注明，以便查核。

一、前人舊說，是編有引用之而不載所出者，如戴東原水經注序之類，今亦各爲標明此係

某人之說，庶幾知其來歷。

一、說字諸卷，考正許書各本同異，而亦間正俗字。但近人所用俗字甚多，不止于此，故于每卷之末推廣言之，非好爲煩瑣也。

一、呂刑百鏹，考工三錡，辨論千餘言，既載于前，復錄于後，句句相同，此必偶然失檢，未經抹去，諸如此類，概從刪節。

一、僻居鄉曲，家無藏書，專就架上所有，詳爲校正。遇有疑義，亦專就一己所見，加以案語。或失之太繁，如宋史新編凡例，連篇引之，以是編採摭甚多也。或失之太簡，如北盟會編所紀李綱、宗澤、韓世忠諸事，絕不一引，以是編僅載書名也。匆匆付梓，俱未刪改，姑以俟博雅君子。

吳江迕鶴壽青厓氏識

目錄

蛾術編序	梁章鉅	一
蛾術編序	楊承湛	二
蛾術編原序	陶澍	三
蛾術編序	趙彥修	五
蛾術編凡例		一三
卷一 說錄一		
五經先後次叙		一
立學		三
史漢叙列五經行次多誤皆傳寫刻		
鏤之謔		七

傳注之注	九
唐石經以前只有五經或九經或十	
二經	九
易經詩經等名	二
前漢諸儒少兼經	一三
進五經正義表	一五
唐人周易疏之謬	一六
唐人尚書等疏承襲前人	一九
孔穎達等各疏序所舉前人疏見隋	
志者	二四

孔穎達等各疏序所舉前人疏見各

史者……………二六

同修疏人……………三三

卷二 說錄二

南北學尚不同……………三五

劉焯劉炫會通南北漢學亡半其罪

甚大……………四三

諸儒姓名孔穎達序與各史異……………四五

南國子監板……………四六

北國子監板……………四七

經典釋文……………四八

注與釋文誤連……………五一

張東之駁王元感……………五二

七經孟子考文補遺……………五四

古書多亡于永嘉……………五五

朱子但言九經疏……………五五

十三經注疏……………五六

鄭康成總解經之書……………五七

采集羣書引用古學……………五八

識緯……………六二

卷三 說錄三

周易十二篇古本……………六七

重卦不始于文王伏羲已有……………七一

爻辭非周公所作……………七二

說卦三篇非河內女子所得漢初已

有……………七四

子夏易傳……………七五

孟喜京房之學……………七七